

引用格式：袁哲. 名人墓园中基于多模态资源的价值交流探究——以宋庆龄陵园为例 [J]. 华人生死学, 2024, (2): 82-95.



名人墓园中基于多模态资源的价值交流探究

——以宋庆龄陵园为例

袁哲

摘要：墓园景观以墓碑为核心，凭借丰富的多模态资源承担起与墓园来访者进行价值交流的重要功能。相较于普通公墓，名人墓园设计者的官方性和对来访者的可及性更高，其基于多模态资源的价值交流对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构建也有着更大作用。本研究应用 Ledin & Machin 提出的多模态分析框架，对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墓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

责任编辑：陈柳柳

收稿日期：2024-07-14

接受日期：2024-11-28

发表日期：2024-12-31

庆龄陵园中的 33 座名人墓碑，从形制与材质、字刻、图案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名人墓园中的多模态资源统一了实用与象征意义、传统与现代文化以及个体与群体价值，暗含着价值观念的持久性与普遍性。在集成设计的模式下，这些多模态资源引导来访者自然地理解与接受主流价值观念，以此构建并传播了社会共同价值观。

关键词：墓园；符号景观；多模态分析；价值交流；共同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957-370X (2024) 02-0082-14

一、引言

墓园既是安葬逝者的公共空间，又是生者对逝者进行纪念的场所，具备了寄托生者情感、传递价值观念的文化功能。墓园中丰富的符号资源，尤其是集中于墓碑上的多模态资源，是文化功能的重要载体。设计者对不同符号进行选择与整合，在墓碑中建立起统一的意义内涵，并以此与墓园来访者沟通，形成共享的感受与价值。这一价值交流在体现社会思想的同时也参与了其构建过程，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墓园殡葬功能的细分为不同墓园赋予了差异化的文化功能。其中，名人墓园集中安葬了具有重要贡献的著名人士，其设立、入葬人选、景观设计等程序一定程度上均涉及政府组织的筛选与审核。而作为向公众开放的文化景点，名人墓园中的价值交流能够将个体态度整合为文化共同体中的主流思想，是政府组织向公众传递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中主流社会文化的典型反映。

本研究以上海著名名人墓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下称“宋庆龄陵园”）为



例，对以墓碑为核心的多模态资源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探究名人墓园中设计者如何基于多模态资源与来访者进行价值交流，揭示其在社会共同价值观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墓园中的符号资源

墓园作为一类特殊的公共空间，往往由政府组织统一设立或由民间出资并经政府部门审批设立，多以围墙、栅栏等形式划分实体界限^[1]。在这一实体空间中，墓碑形制与材质及字刻、照片、雕塑等均是墓园中常见的符号，构成了墓园景观的核心。此外，墓园符号也包括了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祭扫用品、相关雕塑与建筑、整体景观设计与空间规划等。这些符号仅出现于墓园中，形成了一套在特定情境中用以满足特定功能的符号系统，即符号资源。符号资源的差异构筑起了墓园的文化界限^[2]，使墓园成为一类由特定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构成的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3]。

韩礼德（M. A. K. Halliday）指出，社会符号是一个“构成文化现实的意义系统”^[4]，意义源于人们在社会系统中的行为，而社会文化则在意义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被建构与传播。系统中不同符号的选择能够实现不同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一类符号景观便是社会文化某一方面在现实中的投射。在墓园景观中，以墓碑为核心的社会符号反映出社会文化里有关生死、身份、宗教等问题的观念，在与来访者的沟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并以此传递共同的态度、价值观与社会思想^[5]。

因此，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是墓园社会符号的重要功能之一^[6]。就评价取向来看，墓园中的符号通常对逝者及其功绩进行正向的价值判断^[7]，以此在与公众的价值交流过程中整合和提升个体的价值追求^[8]。对名人墓园来说尤为如此——设计者的强官方性与对来访者的高可及性使其符号资源所传达的价值判断标准成为文化共同体对事物进行评判的主要标准，是主流价值观的一大体现^[9]。因此，名人墓园中的价值交流对于引导公众行为、建立社会规范有着重要作用。

在众多符号资源中，语言学者现今主要关注墓碑中语言符号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如 Herat（2014）对英国利物浦的三个墓园进行了历时分析，发现在逐渐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仍然秉持着宗教对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以缓解亲人死亡所带来的悲痛^[10]。而 Karimnia & Jafari（2019）基于对德黑兰两个墓园的碑文体裁分析，认为逝者的性别影响了碑文的话语结构，反映出当地文化中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区别性价值判断标准^[11]。孙铭徽（2021）则在对贵州某公墓对话体碑文的研究中发现生者更注重逝者的高尚品行，而逝者更期待生者的能力发展，两者的价值观念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12]。

对于非语言符号，学者则聚焦于美术雕塑、园林景观、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探索，如李长东（2012）发现普通公墓中墓碑形制的统一化减弱了艺术感，反映出现代墓葬商业化趋势对传统祭祀文化中价值观的忽略^[13]。针对这一问题，斯震（2009）认为墓园的园林化建设能够引导人们将逝者作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看待，推动现代中国的生死观转变^[14]；卢蓉（2013）则提议将传统墓碑中的艺术雕塑融入现代墓碑，以此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延续传统墓葬实践中的价值观念^[15]。可见，墓园中的语言与非语言资源，尤其是墓碑中的多模态资源积极参与了墓园中价值交流的过程。这

一过程具有在社会文化、逝者身份等方面的特异性，值得更为深入的探索。

目前，对于中国现当代墓园中的多模态资源尚缺乏系统研究，且较少对诸如名人墓园这类具有特殊功能的墓园进行针对性探讨。因此，本文聚焦名人墓园中基于多模态资源的价值交流，以宋庆龄陵园为例，在Ledin & Machin (2020) 提出的多模态分析框架下对名人墓碑从形制与材质、字刻、图案等维度进行系统分析^[16]，深入挖掘名人墓园中多模态符号的意义内涵及其所构建的价值共性与交流模式，在多模态视角下探究名人墓园的文化功能，旨在丰富对人类墓葬文化的认识。

三、名人墓园中的多模态资源

宋庆龄陵园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爱国教育基地，其中安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以及其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人士¹。宋庆龄陵园享誉全国，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是官方组织与公众进行价值交流的重要场所，能够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名人墓园中基于多模态资源的价值交流特点。经过筛选，笔者共选取陵园中33座名人墓碑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宋氏墓地”3座、“名人墓园”25座和“外籍人墓园”5座²，分别从形制与材质、字刻、图案三个维度对其展开分析与探讨。

(一) 墓碑的形制与材质

墓碑的形制直观反映了墓碑的尺寸大小与复杂程度。宋庆龄陵园中近一半墓碑由两部分组成，大多包括一座雕塑和一座文字碑或两座文字碑；由单一部分组成的墓碑占30.3%，均为文字碑；由三部分组成的墓碑占21.2%，通常是在两部分组成的墓碑基础上额外增加一座雕塑或文字碑来构成。如图1中，从左至右分别为由一部分、两部分与三部分组成的名人墓碑，其尺寸明显大于普通公墓中的常见墓碑。较大的尺寸在凸显出逝者重要性的同时，也便于设计者将雕塑、字刻和照片等多模态资源以不同方式进行整合，产出更为复杂的墓碑形制。

墓碑的每一组成部分都能够进一步被细分为多个相互区别的成分（表1）。基于人们的阅读习惯，设计者利用角度与位置实现了不同细分成分间显著程度的差异，构建起符号内容重要性的梯度。大部



图1 名人墓园中的墓碑形制比较



分雕塑与照片位于墓碑的垂直正面，主要呈现逝者的个人形象，强调了对逝者个人身份的识别是名人墓碑中最重要的信息。这一重要性同样体现于字刻的分布上——出现于垂直正面的字刻内容大多为逝者姓名、生卒年份等客观信息，而墓志铭则通常出现于水平摆放的文字碑上或垂直文字碑的背面，可见一个名人墓碑中多模态符号的显著性随着符号内容主观性的增加而降低。部分成分的倾斜放置则使得墓碑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平衡，令多模态符号在墓碑中得到有序呈现，保证了墓碑的设计感与可读性，有助于提高与来访者进行交流的效率。

表1 名人墓园中墓碑的组成

细分成分	角度			位置		
	垂直	倾斜	水平	正面	侧面	背面
字刻	89(54.94%)	33(20.37%)	40(24.69%)	130(80.25%)	4(2.47%)	28(17.28%)
雕塑	35(79.55%)	4(9.09%)	5(11.36%)	42(95.45%)	0(0.00%)	2(4.55%)
照片	9(81.82%)	2(18.18%)	0(0.00%)	11(100.00%)	0(0.00%)	0(0.00%)

注：由于同一墓碑中不同区域间会使用不同的多模态资源，在针对特定多模态资源的分析中，本研究根据相应多模态特征的统一与易辨识的边界划分墓碑成分，以便计算该多模态特征的出现频次与比例，因而文中各表次呈现总数不同。

墓碑形制的实现离不开对材质的选用（表2）。总体上，墓碑材质遵循实用性原则，使用花岗岩与大理石两种耐腐蚀的石材以保证墓碑在室外环境中的耐久性，从而将墓碑建置为一种永久性符号景观，持续与来访者进行交流。除实用意义外，材质质地的选择也能够为墓碑提供象征意义。大部分文字碑（如图1左）使用了平整但未抛光的花岗岩或大理石，使得墓碑的材质既保留了原始的自然特征，又不乏现代工艺的精致。绝大多数花岗岩与大理石墓碑均保留了石材本身的颗粒感，象征着逝者与自然世界的紧密联系，是对传统朴素生死观的反映。当然，也有部分墓碑使用平整且经抛光的石材来凸显制作工艺的精密，同时也为逝者赋予了圆滑、温润的特质；而小部分更为粗糙的石材选用则象征着逝者坦诚、刚毅的品行特征。

表2 名人墓园中墓碑的材质质地

材质	光滑性			自然性		常规性	
	高	中	低	高	低	高	低
花岗岩	20(22.73%)	60(68.18%)	8(9.09%)	84(95.45%)	4(4.55%)	76(86.36%)	12(13.64%)
铜	13(100.00%)	0(0.00%)	0(0.00%)	0(0.00%)	13(100.00%)	13(100.00%)	0(0.00%)
大理石	3(33.33%)	4(44.44%)	2(22.22%)	8(88.89%)	1(11.11%)	8(88.89%)	1(11.11%)

此外，名人墓碑中的雕塑还使用了较少在普通公墓中出现的铜材（图2）。除铜材本身具有金属的光滑性以及经熔炼铸造的非自然性外，铜材的意义内涵更多地来自人们与这一材质相关的切身体验^[17]。一方面，铜材背后的传统工业技术使得铜制雕像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联想；另一方面，铜材往往具有较大的重量以及较深的颜色，为墓碑整体增添了庄严的氛围。而铜的可塑性又使其更易于与其他材质结合，如设计者能够将铜像附着于石制文字碑的表面来降低材质的常规性，令部分名人

墓碑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传统墓碑的框架，增强其艺术性的同时也彰显出逝者个体的独特性。



图2 名人墓碑中的铜像

除材质质地外，材质颜色的选择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也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表3）。灰色花岗岩是名人墓碑中最为主流的选择，作为花岗岩中硬度最高的一种，其本身的实用特性是最主要的意义来源。这一实用特性同样也反映于仅在铜材中出现的绿色与棕色中，是在雕塑耐久度需求下的必然选择。而红色、黑色与白色石材虽在硬度上不如灰色石材，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于象征意义，分别代表了飞黄腾达的事业、庄严凝重的气魄与纯洁淡雅的存在^[18]，这些颜色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服务了对逝者独特性的强调。金色则主要用于在花岗岩的表面进行镀层，象征着设计者对逝者逝后生活的美好祝愿，但因在室外环境下容易风化，总体出现频次较低。

材质颜色的具体特性则受到了颜色类别与材质质地的共同影响。除金色外，其他颜色的饱和度与纯度都较低，是保留墓碑材质自然质地的必然结果，使得墓碑整体展现出低调朴素的风格，也能够更好地与名人墓园的园林环境相融合。高饱和度与纯度的金色涂层则起到了增强显著性的作用，通过颜色将逝者形象、姓名等重要内容置于墓碑的视觉焦点上，为墓碑细分成分内容的重要性梯度提供补充。

墓碑的形制与材质总体上是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的结合，在保证名人墓碑能够长时间留存并有序容纳大量多模态符号的同时，也为墓碑整体赋予了艺术性与统一性，便于来访者感知并理解符号内容。名人墓碑平整自然的材质与沉稳低调的颜色整体上与墓园庄严肃穆的氛围相统一，而部分非常规材质的选用及特殊制作工艺或颜色的选择也增强了名人墓碑间的差异性，彰显出名人逝者与众不同的特质。

（二）墓碑的字刻特征

墓碑上的字刻是墓园中最集中出现的符号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内涵。除目前语言学、社会



表3 名人墓园中墓碑的材质颜色

颜色特征	类别	出现频次	占比
颜色类别	灰色	43	39.09%
	红色	18	16.36%
	黑色	12	10.91%
	白色	10	9.09%
	黄色	10	9.09%
	绿色	7	6.36%
	金色	5	4.55%
	棕色	5	4.55%
饱和度	高	7	6.36%
	低	103	93.64%
纯度	高	8	7.27%
	低	102	92.73%

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字刻内容之外，字刻的文字系统选择、雕刻方式、字体特征等副语言也能够作为多模态资源，供设计者用于建立与来访者间的价值交流。这些多模态资源一方面附着于文字来补充或调节文字内容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构建起文字内容与其他多模态资源间的桥梁，使得墓碑中的社会符号能够结合为统一的整体。

在宋庆龄陵园中，墓碑字刻主要使用的文字系统为汉字，其次为阿拉伯数字与英语字母。宋庆龄陵园中的名人墓碑除宋庆龄父母外建置时间均晚于1956年，即中国推行汉字简化政策后。53.03%的字刻选择了简体汉字系统，通过现行官方文字来促进符号形式的标准化，保证其对于广大来访者的易读性；但名人墓园中仍有40.15%的字刻采用了繁体汉字，是中国传统墓葬文化中字刻习俗的延续，象征着逝者价值与长久的中华历史文化相关联，强调了逝者个体在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逝者较高的文化素养。鉴于墓碑是永久性符号景观，墓碑字刻必定选用了刻碑者所认为最佳的表现形式^[19]，极少部分简繁汉字混用的情况或受限于刻碑者对于两种汉字系统的掌握程度。

在雕刻方式的选择上（表4），大部分汉字采用手工雕刻以强调设计者对逝者的尊敬，强化了逝者与生者间的联结。少部分采用机器雕刻的字刻则突出了设计者对于字刻形式规范化的追求。相反，在阿拉伯数字与英文字母的雕刻中，机器雕刻出的印刷体则占据大多数，较少出现手写体。这两种非中国传统文字系统大多出现于有关逝者生卒年份、英文名等内容的字刻中，一方面表征了逝者的高文化素养及其价值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墓葬实践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对两者使用机器雕刻进一步增强了逝者价值与现代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结。

文字系统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字刻的格式，尤其是文字方向的选择。名人墓碑中，纵向与横向排布的字刻数量大致相当，分别占48.77%与51.23%。纵向排布延续了传统汉语书写从上至下、



表4 名人墓园中墓碑字刻的雕刻方式

文字系统	雕刻方式	
	手工雕刻(手写体)	机器雕刻(印刷体)
汉字	91 (68.94%)	41 (31.06%)
阿拉伯数字	4 (19.05%)	17 (80.95%)
英文字母	2 (22.22%)	7 (77.78%)

从右至左的顺序，而横向排布则契合现代汉语、英语及阿拉伯数字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书写形式。不同字刻特征分属于不同的语言以及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时代标准，因而设计者通常为不同的字刻内容赋予不同的字刻设计，使得多种文字系统、雕刻方式与字刻格式共现于同一名人墓碑中（如图3）。这一选择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字刻内容的易读性和墓碑整体的艺术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名人墓园中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际文化的融合，是逝者价值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体现。



图3 名人墓碑中多种字刻特征的共现

而字刻字体的选择一方面与字体背后的文化意义相关，如楷书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墓碑中的主要书体，具有庄重、威严的气势；草书更强调创作的随意性；行书则介于两者之间。在中国墓葬传统中碑刻应严谨庄重的要求下^[20]，现代墓碑字刻的字体倾向于使用正式程度较高的楷书。另一方面，字体的选择也是对字形的粗度、弯曲度等多维度特征进行选择（表5），这些特征往往与人们对于空间、形状等事物的文化联想有关^[16]，独立于字体本身的分类而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内涵。

字体粗度与人们对于“重量”的隐喻性联想有关。名人墓碑中的字刻倾向于选择粗度较高的字体来突出对应内容的重要性，并在与粗度较低的字体对比中形成了符号内容重要性的另一层梯度。这一梯度通常与对应细分成分的空间排列相呼应，加强对客观信息的重点突出。而弯曲度则与人们对物体形状的经验性联想有关。由于汉字笔画融合了曲线与直线，需要墓碑字刻总体上使用适中的弯曲度来



表5 名人墓园中墓碑字刻的字体特征

字体特征	类别	出现频次	占比
粗度	高	93	57.41%
	低	69	42.59%
弯曲度	高	40	24.69%
	中	108	66.67%
	低	14	8.64%
常规度	高	153	94.44%
	低	9	5.56%

保证字刻的可读性与美观。对其中某一特征的强化反映了设计者的表达重心，如部分弯曲度较高的字体凸显了字刻的艺术感，关联起逝者随性潇洒的性格（图4左）；而弯曲度低的字体则暗喻着逝者刚正不阿的品质（图4右）。此外，名人墓碑字刻大多为常规字体，即在一段文字中所使用的均为同一字体，确保了与来访者交流过程的通畅，反映出名人墓碑设计在现代语境下标准化的倾向；少部分墓碑字刻采用了非常规的形式，如在行书中夹杂着草书字刻，凸显对传统墓葬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展现逝者个体差异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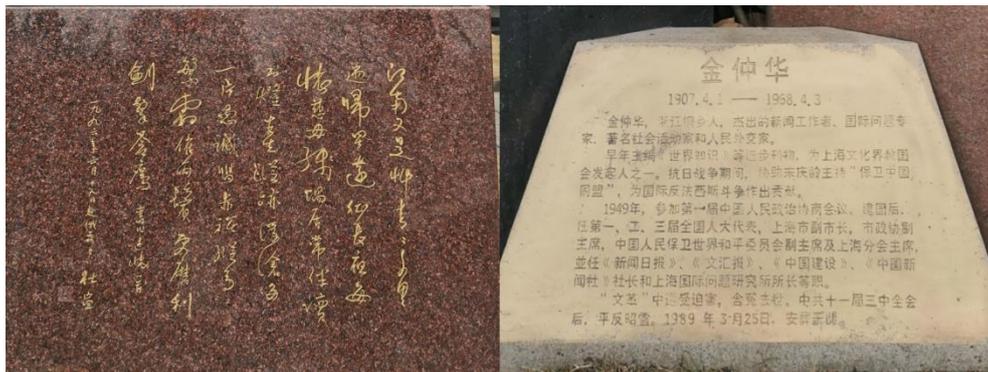


图4 名人墓碑字刻中的字体弯曲度比较

不同于材质颜色的选择，字刻颜色的选择主要受墓葬文化传统、字刻与材质颜色间对比关系两方面的影响（表6）。大多数字刻选择了黑色或金色，在分别突出庄严肃穆的态度、对逝者的美好祝愿的同时，也与浅色或深色的墓碑材质相呼应。而红色在中国墓葬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主要用于逝者姓氏或碑文署名者姓名的字刻中（如图3）。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宗族观念强调逝者的亲缘关系，红色与黑色的显著对比凸显了逝者与其宗族的深刻联系；其次，这一颜色对比也形成了生者与逝者间的界限——自血脉延续流传下来的姓氏并不因个体的死亡而终止，而名字作为逝者个体身份的符号则随着死亡消逝。除此之外，部分字刻还使用了无色、白色或棕色等颜色，在保证符号易读性的同时提升了墓碑材质与字刻颜色之间的和谐性，使其充分融合成为统一的作品。

总体上，名人墓碑中的字刻展现了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形式的融合，通过不同文字系统、雕刻方式与字刻格式的有机结合，设计者将逝者价值的重要性置于文化历史中，又令其影响力延伸至现



表6 名人墓园中墓碑字刻的颜色

字刻成分	黑色	金色	红色	无色	白色	棕色
逝者姓氏	14(22.95%)	12(19.67%)	24(39.34%)	8(13.11%)	2(3.28%)	1(1.64%)
逝者名字与标题	24(54.55%)	11(25.00%)	0(0.00%)	6(13.64%)	2(4.55%)	1(2.27%)
生卒年份	11(40.74%)	9(33.33%)	1(3.70%)	4(14.81%)	1(3.70%)	1(3.70%)
碑文	20(50.00%)	10(25.00%)	1(2.50%)	9(22.50%)	0(0.00%)	0(0.00%)
署名者姓氏	3(15.79%)	6(31.58%)	9(47.37%)	1(5.26%)	0(0.00%)	0(0.00%)
署名	10(29.41%)	8(23.53%)	12(35.29%)	4(11.76%)	0(0.00%)	0(0.00%)
署名年份	13(56.52%)	3(13.04%)	5(21.74%)	2(8.70%)	0(0.00%)	0(0.00%)
头衔	3(37.50%)	2(25.00%)	2(25.00%)	0(0.00%)	1(12.50%)	0(0.00%)
英文名	1(16.67%)	2(33.33%)	0(0.00%)	1(16.67%)	1(16.67%)	1(16.67%)

代社会。此外，作为墓碑实体与字刻内容之间的界面，字刻颜色的选择与墓碑材质相互呼应，格式上也与墓碑形制相辅相成，保证了字刻内容的易读性与设计的美观，为读者提供顺畅舒适的阅读感受。此外，字体的选择还能够呼应逝者的品质，在与字刻内容的联结中对逝者进行正面评价，也彰显出了逝者的独特性。

（三）墓碑的图案特征

名人墓园中的墓碑图案主要以雕塑、照片两种形式出现（如图1）。与字刻、形制及材质一样，图案也包括了一系列的选择以实现不同的意义潜势。在众多多模态资源中，图案虽并非墓碑设计中所必需的成分，但能够有效补充语言资源在意义构建中的空缺，使设计者得以利用语言资源与非语言资源的互动进行完整的意义表达。

名人墓园中最常见的图案内容是逝者人像，直观地向来访者呈现了逝者个人的识别性特征。名人墓园中人像雕塑与照片两者处于互斥关系，60.61%的名人墓碑中人像以雕塑形式出现，其大于现实人类的尺寸赋予逝者庄严的权威感，占据了墓碑的视觉焦点；而以照片形式展现人像的墓碑仅占24.24%，主要辅助墓碑字刻的内容以具象化逝者的物理形象。部分墓碑中未出现逝者的形象，一方面是由于逝者生前所留影像信息过少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象征着逝者朴素低调的气质。

人像的具体特征为逝者的个人形象赋予了不同的特质（表7）。多数人像置于较高处（如图2），令来访者必须仰视观看，象征逝者崇高地位的同时也要求来访者回以敬仰之情；一部分出现于低视角位置的人像则拉近了逝者与来访者间的距离（如图1左），暗喻着逝者平易近人的性格特点，以此促进来访者与逝者间的情感联结。对于人像的视线（gaze），Kress & van Leeuwen（2006）区分了索取（demand）和给予（offer）两种人像，分别对应与来访者有无眼神交流的两种视线呈现方式^[20]。其中，直视来访者的墓碑人像要求其回应情感需求（如图2），促使来访者以感到惋惜、表达敬重等方式来给予情感反馈；而不直视来访者的人像则客观地展现了逝者的物理形象，将其作为客观信息供来访者参考（如图3）。在动作方面，绝大多数逝者人像都未做出具体动作，而是以沉思、微笑等心理动作邀请



来访者体会逝者的情绪，建立共享的感受；仅有的两位完成物质动作的逝者人像均描绘了艺术家进行表演的时刻，展现了逝者的艺术风采。

表7 名人墓园墓碑中的人像特征

特征	类别	出现频次	占比
角度	上	21	65.63%
	下	11	34.38%
视线	给予	15	46.88%
	索取	17	53.13%
动作	心理	30	93.75%
	物质	2	6.25%
表情	舒适	24	75.00%
	不舒适	8	25.00%

在表情上，大部分逝者人像表现出舒适的状态，向广大来访者展示了逝者平易近人的一面的同时，也暗含了设计者对逝者安息的美好祝愿。小部分不舒适的表情呈现则与逝者的生活经历高度相关，是逝者在奋斗过程中艰苦经历的反映，促使来访者铭记逝者的丰功伟绩。可见在名人墓碑的人像呈现中，设计者整体倾向于利用多模态资源激起来访者的情感反馈以建立共同观念，同时在角度、动作、表情等多个方面描绘出逝者的个体差异，给来访者留下独特的印象。

非人像图案的出现频次远低于人像图案，其意义内涵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通过与逝者生平紧密关联的图案来辅助描绘逝者的功绩，如江绍基墓中的肠胃图案（图5左）、胡问遂墓中的笔墨纸砚（图2）、内山完造与内山富美子夫妇墓中的桥梁（图1右）等，以抽象或具体的形式与墓碑中的其他符号资源相结合，强调逝者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二则是借文化传统中的图案来表达对逝者的美好祝愿与赞扬，如周信芳墓中的龙图腾（图5中）、陈逸飞墓中的枝叶（图5右）等，都通过具有美好象征意义的图案来表达对逝者的尊敬与祝福。由于逝者在个人功绩以及品性上的差异，非人像图案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相较人像图案有着更大的差异性，因而也能够被设计者充分利用以增添名人墓碑的艺术性与独特性。

通过名人墓碑的图案选择，设计者能够将逝者的个人特色与共享的文化观念相结合。一方面，名人墓碑中的人像具有高自然情态性（*naturalistic modality*），即注重还原逝者实际样貌，生动地再现了逝者的个人魅力^[16]；非人像图案也象征着逝者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使得逝者的个体特殊性充分展现于来访者面前；另一方面，人像图案总体倾向于与来访者建立起共享的感受与价值，而非人像图案也立足于共有的传统文化来表达对逝者的尊敬与纪念，将名人逝者更好地定位于文化共同体中。名人逝者的个体特殊性与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多模态资源有机结合，促进了其价值在文化共同体中的传承。



图5 名人墓碑中的非人像图案

四、名人墓园中的价值交流

从墓碑形制与材质到字刻与图案特征，多模态资源为设计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符号，使其能够结合语言与非语言资源以形成一种集成设计（integrated design）^[16]。在个体名人墓碑中，这一集合同统一了实用与象征意义、传统与现代文化以及个体与群体价值，集中向来访者传递了对逝者多方面的怀念与赞赏。而当名人墓碑集中出现于一个墓园景观中时，名人墓园这一整体便形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集成设计，集合了更多样化的多模态资源以与来访者进行价值交流。尽管由于个体特殊性，对于不同名人逝者的具体价值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但正如Wee（2016）指出，墓园本身具有要求设计者与来访者对逝者表示尊敬的一种情感制度（affective regime）^[21]，这使得以多模态资源为基础的价值交流必须具有对逝者进行正面评价的价值共性。这一共性植根于为特定逝者立碑纪念这一社会行为中，是一种被文化共同体所公认的传统。

此外，作为区别于普通公墓的特殊墓园，名人墓园本身的设立，尤其是准入标准的确定，也标志着其价值的区分性。Bennett（1994）曾指出“一个人被埋葬的方式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反映”^[22]，名人墓园中更大且更复杂的墓碑形制串联起了来访者对于“大”而“精”的隐喻性联想，突出了逝者价值的重要性。同时，名人墓园作为景点向公众开放并宣传，扩大了潜在来访者的数量，加之多模态符号的标准化进一步方便了设计者与广大来访者间的交流。这使得名人墓园中的价值交流更具普遍性，构成了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一部分。名人墓园中的价值观念因而被赋予了在特定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共同体中的普遍性。

作为集成设计的名人墓园，其多模态资源的互动还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价值构建模式，将抽象的价值特性具象化为符号间的关联，使墓园的来访者自然地理解并接受价值交流的内容，形成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首先，价值观往往具有时效性，会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名人墓园中的多模态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正试图消解价值观念的时间性。一方面，墓园中的多模态符号，尤其是墓碑材质的选用，



往往注重其实用性，即如何使现实空间中的符号具有较高的耐久性，使其能够长时间地与来访者进行价值交流。这一目标拓展了名人墓园中以多模态资源为基础的价值交流在时间维度上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名人墓园中的社会符号在使用了现代化社会所特有的文字系统、雕刻工艺的同时，结合了传统文化中所长期使用的诸如字刻形式、雕刻样式等多模态资源，将逝者的价值置于长久的中华历史文化中，并联结了现代的进步实践与观念，形成了持续的共同记忆。因此，墓园设计者通过符号形式与内涵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间的连接，突出了价值观念在时间维度上的持久性，向来访者传达一种不朽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价值观。

其次，传统符号在名人墓园中的使用也帮助逝者个体价值更好地融入共享的文化观念，辅之以能够激发共情的多模态资源，削弱了名人逝者特殊性所造成的与来访者间的心理隔离。名人墓园中大而复杂的墓碑形制为逝者个体特殊性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诸如人像雕塑、字刻设计等个性化符号的使用超出了实现墓碑基本功能的需求，转而追求逝者个人价值的展现。这些多模态资源虽然能够加深来访者对逝者的印象，但拉开了逝者个体价值与社会集体价值之间的距离，使之难以基于情感共鸣与来访者进行有效的价值交流。对此，设计者则利用源自传统文化的社会符号将名人个体的特殊性融入中华文化共性，使个体特性与集体的文化观念相融合，提升了与来访者间的价值共鸣。同时，人像图案的运用也主动邀请来访者给予情感反馈，通过共享感受的建立增强价值观念的接受度。墓园设计者借此为价值交流增添了文化维度上的普遍性，是在文化共同体中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

名人墓园中价值观念的持久性、普遍性等特性大多并非通过直观的多模态符号内容来呈现，而是通过对多模态资源的集成设计来形成一种修辞，将价值观念的这些特征作为暗含的逻辑埋藏于墓碑社会符号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价值交流模式。在各类多模态资源的选择与整合下，设计者融合了正面价值共性与其独特的交流模式，促使来访者在价值交流过程中能够自然地理解并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进而有效地达成了整合与提升个人价值追求以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目标。

结语

宋庆龄陵园作为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墓园，对其进行多模态探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墓园的文化功能。首先，名人墓园的设立与开放为其中的价值表达赋予了重要性与普遍性，多模态资源基于其文化意义向来访者传达了对逝者的正向价值评判，形成了墓园价值交流过程中的共性；同时，名人墓园中多模态资源的集合构成了一种集成设计，使抽象的价值特性通过符号间的关联得以具象化，以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方式增强价值交流的持久性，并通过具有传统文化意义和情感意义的符号增添其文化普遍性。墓园设计者将这一特殊的价值交流模式与价值共性整合于多模态资源的选择中，以此在与来访者的价值交流过程中构建并传播社会共同价值观。

对名人墓园的探索一方面拓展了多模态分析的应用范围，使其能够系统运用于更多样的社会符号研究中，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名人墓园的文化特色，为中华墓葬文化的探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对中国现代墓园的研究正处于兴起阶段，还有着极大的探索空间。以墓碑为核心的墓园是社会生



活中符号使用与生死观构建的重要示例，应纳入多模态分析、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等领域的研究视野。受篇幅限制，本研究并未涉及墓园的空间规划、园林设计等其他多模态资源和语言资源的分析，以及不同墓园间的差异、墓园的历时变化等问题。这需要更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对更多样化的墓园进行研究，从而更深入地揭示现代殡葬文化中的符号特征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注释

- 1、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介绍来自园中线下取用的导览册。
- 2、宋庆龄陵园由“宋氏墓地”、“名人墓园”、“外籍人墓园”、“上海儿童博物馆”等区域组成，仅前三者具有殡葬功能。因本研究聚焦多模态资源，研究对象排除了“外籍人墓园”中仅记录逝者姓名的墓碑。

参考文献

- [1] VAJTA K. Gravestones speak - but in which language? epitaph as mirrors of language shifts and identities in Alsace[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18, 39(2): 137-154.
- [2] BLOMMAERT J. *Ethnography, super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 Chronicles of complexity* [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 [3] MUZIOŁ M. The linguistic space of cemeteries as a reflection of culture - research suggestion [J]. *Styles of Communication*, 2018, 10(2): 59 - 76.
- [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5] ANDERSON K A, SIELSKI C L, MILES E A, et al. Gardens of stone: searching for evidence of secularis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eath in grave inscriptions from 1900-2009[J]. *Omega: Journal of Death & Dying*, 2011, 63(4): 359-371.
- [6] STEEL C M. *If stones could argue: the rhetoric of covenant memory, media and monuments* [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2016.
- [7] 魏平. 试论汉魏南北朝墓志的语言研究价值[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3): 55-58.
- [8] 王伦光. 论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共同价值观[J]. *理论探讨*, 2012, 169(6): 30-33.
- [9] 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与特点[J]. *心理学报*, 2009, 41(10): 1000-1014.
- [10] HERAT M. The final goodby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gravestone epitaph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 2014, 8(4): 127 - 150.
- [11] KARIMNIA A, JAFARI F 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moves in the formation of Iranian epitaphs[J]. *Semiotica*, 2019, (229): 25 - 39.
- [12] 孙铭徽. 生者与逝者“对话”中的价值判断与传承——贵州某公墓墓碑的多模态考察[J]. *外语研究*, 2021, 38(4): 46-52.
- [13] 李长东. 现代墓园的情感缺失与再生[J].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 2012, 34(S2): 21-25.
- [14] 斯震. 我国的传统墓葬文化与现代墓园建设[J]. *中国园林*, 2009, 25(3): 23-25.
- [15] 卢蓉. 中国墓碑研究[D]. 苏州大学, 2013.



- [16] LEDIN P, MACHIN D. Introduction to Multimodal Analysis (2nd Edition)[M]. London: Bloomsbury, 2020.
- [17] ABOUSNNOUGA G, MACHIN D. The Language of War Monuments[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18] 张硕.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墓园墓碑设计[D].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 [19] PARASKEVAS C. The geography of the cemetery: 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J].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2006, 39(1): 143-168.
- [20]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21] WEE L. Situating affect in linguistic landscapes[J]. Linguistic Landscape, 2016, 2(2): 105-126.
- [22] BENNETT D O. Bury me in second class: contested symbols in a Greek cemetery[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94, 67(3): 122-134.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Valu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Multimodal Resources in Celebrity Cemeteries - Taking the Mausoleum of Soong Ching Ling as an Example

Yuan Zhe

Abstract: Cemetery is a semiotic landscape with tombstones as its core, pulling abundant multimodal resources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visitors both tangibly and intangibly. In celebrity cemeteries, officiality of the designers and accessibility for visitors are both compara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on cemeteries, where the value communication via multimodal resources play a more vital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ommon values in society. Based on the multimodal analysis framework proposed by Ledin and Machin, this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multimodal resources of 33 tombstones for celebrities in the Mausoleum of Soong Ching Ling,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representative celebrity cemetery in the Chinese world. It is found that the rich multimodal resources unite practical and symbolic meaning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values, simultaneously implying their dur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Through the integrated design of multimodal resources, visitors are led to naturally understand and adopt these mainstream values, which helps to build and spread the common values of society.

Key words: cemetery, semiotic landscape, multimodal analysis, value communication, common values

作者简介 (ID):

袁哲,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 通信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1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邮编: 201620, 电子邮箱: ben990804@163.com; 联系电话: 13818800804